

文

通

文通卷之二十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叢史

王震澤曰。孔子沒而天下不復知有經矣。班固死而天下不復知有史矣。古之史官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并其情。僞得之。所謂信史也。

李延壽之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見舊唐書。張

太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行一行一嘗追步日食至於春秋眎七十九如發矇耳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夾漈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行却以古今人物強去等差晉有亡漢之寔魏有亡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國語與左傳同異不滿百章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脩於異代

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母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伯益所記云。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始終。書篡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

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偽。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史以好善為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于軍國詞令皆准尚書。

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若夫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已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朝丘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陸儼山曰。丘文莊公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又嘗聞之王文恪公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史禍

胡元瑞曰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貶天刑。夫天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責眇矣。而史暴其微。幽贊叅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弗言。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詩贊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苞三極。文之矩莫並焉。掇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天。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

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繆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史氏

司馬遷、荀悅、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
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
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于寶、鄧粲、謝沈、朱鳳、
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
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
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
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
張太素、令狐德彥、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

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暉劉餗高峻趙鳳姚顥
劉胸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
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
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攷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處
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
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揆
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燦司馬光朱熹

大明史料

列聖御製 大明會典 寶訓 大明集禮 大明

官制 諸司職掌 一統志 郊禮通典 祀儀成

典 大誥 大明律令 帝訓 承天大志 天潢

玉牒 孝慈錄 龍興慈記 國初禮賢錄 吾學

編 大政紀 昭代典則 皇明政要 洪武大記

開國事略 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 皇明繩武

編 國朝謨烈輯遺 明初略 國朝事蹟 皇明

紀略 泳化編 徵吾錄 今言 九朝野記 鴻

猷錄

今獻彙言

明興雜記

繩螫錄

孝陵紀

略 剪勝野聞

尊聞錄

翊運錄

興濠開基錄

國初事蹟

賢識錄

洪武輯遺

革除遺事

建文事蹟

備遺錄

遺忠錄

革朝志

遜國紀

奉天刑賞錄

奉天靖難記

前後北征錄

北

征記

壬午功臣爵賞錄

順命錄

平定交南錄

三朝聖諭錄

正統臨戎錄

北征事蹟

革書

復辟錄

平夏錄

平胡錄

使北錄

否泰錄

天順日錄

三中傳

可齋筆記

西征石城記

平漢錄 撫安東夷記 病逸漫記 瑣綴錄

燕對錄 平藩始末 興復哈密記 治世餘聞

震澤長語 醫間漫記 後鑒錄 北虜事蹟 西

番事蹟 繼世餘聞 江海穢渠記 視草餘錄

召對錄 諭對錄 宸章集錄 南巡錄 北還錄

雙溪雜記 大同紀事 雲中紀變 菽園雜記

俺荅前後志 平惠州事 金臺紀聞 玉堂漫

筆 松寇紀略 海寇前後議 孤樹裏談 海寇

後編 大獄錄 西征日錄 邊略 三封北虜始

末 雲中降虜 上谷議略 安慶兵變 平曾一

本敘 病榻遺言 西南紀事 征南紀略 西南

三征記 甘州紀變 平夏紀事 遇恩錄 正統

北狩事蹟 古穰雜錄 聖駕南巡日錄 大駕北

還錄 北平錄 平吳錄 平蠻錄 制府雜錄

雲中事記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雲南機務鈔黃

滇載記 安南傳 南翁夢錄 勘處播州事情

疏 防邊紀事 伏戎紀事 捷虜紀事 靖夷紀

事 綏廣紀事 炎徼紀聞 星槎勝覽 瀛涯勝

覽 改正瀛涯勝覽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朝鮮

紀事 使琉球錄 名卿績紀 靖難功臣錄 國

琛集 國寶新編 續吳先賢讚 吳郡二科志

新倩籍 金石契 守溪筆記 彭文憲筆記 畜

德錄 青溪暇筆 閒中今古錄 停驂錄 續停

驂錄 豫章漫鈔摘錄 科場條貫 水東日記

餘冬序錄 鳳洲雜編 譯語 海槎餘錄 君子

堂日詢手鏡 庚巳編 四友齋叢說 留青日札

松憲寤言摘錄 漫記 近峰略記 百可漫志

錦衣志 星變志 瑯琊漫鈔 縣笥瑣探 蘇

談 寓圃雜記 蒹葭堂雜著 窺天外乘 二酉

委譚摘錄 閩部疏 江西輿地圖說 饒南九三

府圖說 志恠錄 涉異志 竒聞類紀 見聞紀

訓 新知錄 儲君昭鑒 大明主壻 紀非錄

永鑒錄 資世通訓 武臣訓戒 武臣鑒戒 禮

儀定式 行移減繁體式 教民榜 忠義錄 昭

示姦黨錄 務本之訓 文華寶鑑 爲善陰鳴

外戚傳 外戚事鑒 歷代臣鑒 五倫書 勤政

要典 文萃大訓 高皇后內訓 仁孝皇后勸善

書 貞烈事實 章聖皇太后女訓 醒貪錄 清

類天文分野書 建文彙編 灼艾集 名臣琰琬

錄 皇明奏疏 萬曆疏鈔 弇山堂別集 皇明

文範 明文奇賞 諸家文集 修攘通考 海程

倭變志 刑書據會 獻徵錄 武備志 諸司

職掌 各省通志 嘉隆聞見紀 皇明臣諡 滇

程記 帝后紀略 兩浙名賢錄 蜀中廣志 海

運占驗 海運摠圖

文通卷之二十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質文

李華曰。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禘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

可謂
有患
于本
矣

令人
仰思
折衝

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
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瘠
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
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
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
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
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
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
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

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

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泥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

亾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遊不勝其
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
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
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
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
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繹。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
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
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度。因循而不
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

聖書
宮
矣
今

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筮之信而陳僕句
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
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亾
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
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
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
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
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六過四弊

頽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弊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繳繳然在文之中而四弊者墨墨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噐也噐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論議之文也故雖微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也而槩模之以爲文是猶慕壁之圓而

辨體

練氣

廣識

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于。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玉。者。葉。葉。而。鐫。之。以。稱。于。天。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婁。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于。偏。解。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仰。模。作。者。雖。精。不。逮。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粹。慶。之。爲。錄。也。十。年。而。不。敢。

楚

懷非譽巧拙粟林父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篤于物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以爲好失已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味調鼎而和羹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涵百氏醞釀千古。汎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事而未真是胡寬之營新豐也。得其真而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劍而悟書

儲學

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神會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辭之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未足憂也。世之所憂者，在于頽波橫流，不知紀極。視之若甚緩，而其關於世道之升降，不啻影響。故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至于夸，則太僂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哀歌忼慨，毗裂髮指，若彈缺擊筑之流也。以爲文而至于悲，非治世

怪

巧

之音。太和散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
要眇。若畫工之圖。鬼魅也。以爲文而至于怪。是陋者
之所託。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
喉滯吻。以呈其工也。以爲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太
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弊也。乃今講
藝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之。若鵠不知
其比于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知其近于巧與怪。
而以爲環奇也。得非有所推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
過也。過于文之中。憂在文而不在世。四者之弊也。弊

于文之外。憂在世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謂察機于微眇。而口不得言者也。

文論

顧况曰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
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
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
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
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
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

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
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
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
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
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
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
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
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
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

太顛闕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染說

蘇伯衡曰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
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
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澆水取欄之灰
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滯之沃之塗之揮之漬
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
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
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
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

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按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

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

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紉非雀紅綠非

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文筌

陳繹曾曰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巷謠。牛鑿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取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

命曰文筌。夫筌所以得魚也。魚得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夫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爲。

四不可無

體

志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

氣

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
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
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
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
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
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
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
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
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

韻

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
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顛生意
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朽然骨強氣盛
而神色昏瞶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
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
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
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居薺澤其間不必論巖谷
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
井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

高

辨

藝

論

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要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真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

文通卷之二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六書原

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然
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攻也已以理而逆之被
髮羸形擊剝挽削以爲衣食其氣未柔若禽獸然其
知未闢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詔
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召之聲
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以莫之

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
竹木以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
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
狀。而刻畫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
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
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
形而醵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栢
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醵松之聲。借白以醵栢之聲。
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

工以鯀江之聲。借可以鯀河之聲。所謂鯀聲也。五者猶不足以盡變。故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同其文字。釐其煩慝。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文之鳴也。有其文。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

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彳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義意而聲從之。彳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彳諸人。猶未失其義也。至於𠂔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𠂔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彳。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便。直借彼之聲以爲此之聲而已耳。彳諸其聲則曷彳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書學旣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彳意矣。未知因文以

禾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以禾義矣。未知因聲以禾義也。夫文字之用莫便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禾義而不知因聲以禾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協修而後耳目之政不爽。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圍圍而文方聲。而文不足。天下之物猶有出於六書之外者乎。其

寡已矣。夫天地萬物之載具於書。能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地萬物矣。許氏之爲書也。不以彖辨異。故其邵居殺雜。不以宗統同。故其本末離椒。凡予之爲書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于以聯子。于以聯孫。以辨其衆。以統其宗。宗統同。衆辨異。故眎繁若寡。而御萬若一。天地萬物之富。不可勝窮也。以是書而衆之。則若數二三焉。故曰知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下萬物矣。

墳典之盛

歷朝墳籍畜聚之多，亾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按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游如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較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秘閣所藏重複相揉，靈運槩加哀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

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

三萬七千。

隋志近九萬卷

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

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亾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

浸微寢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較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較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較寫既定本卽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

國學
錢板

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較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較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

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亾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祕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

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頤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補寫所令祕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

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大明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書籍之厄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
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
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
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
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
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較
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略

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
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
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
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
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
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
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
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
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

宣和
三詔

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

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
槩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
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
通考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
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
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
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
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
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

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

牛弘所論隋開皇之盛盍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盍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游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

論曰。凡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

可恨

火生於木
禍發必尅

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愴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班志率西漢東京甚希他無校集者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元。摧頽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卽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燼所經。玉石俱燬。况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

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舉業之陋

王文恪公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

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

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
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
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
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
亦惟經義以爲經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
頗重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
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
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
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

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踈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

近世
剽取
時文
謂之
殷段

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堙易也。

升庵曰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

先算其命近目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
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
矣

文通卷之三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異人異書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語曰真正英雄從戰競惕厲
中來。又曰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雄能得雄不能得英。
英能得英如鸞鳳相群。雄能得雄如兕虎自隊。唯兼
總英雄之略者乃能羅集鸞鳳鞭箠兕虎。綿九章予
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皇
皇多士爲周之楨。孔子稱周之德爲至德者以其能

兼總英雄之略也。曹根遂云：歷觀古人，草澤期許，必有沉潛不可見之心，事無限圖，迴乃能有成。後之史氏，靡得而窺之，而馳驅之迹，皆其邪也。五臣十亂，二老三仁，所苦之心，所籌之策，可得而窺乎？窮極五行之變，遠布三驅之羅，可得而知乎？後世豪杰特起之士，舍文王，唯有屠釣死餓而已。予嘗謂異人，卽異書，非異人，必無異書，無文王，惟有屠釣死餓而已。

道

性者靈虛寂照之體。生天地宰萬物。歷萬劫而不壞者也。性無方所。善於隨物。必有術以攝之。始能固而常存。命者升降消息之機。所以攝性而全其不壞之體者也。性非命則蕩爲精魂。命非性則滯爲幻魄。未嘗相雜一也。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有中
之無。命宗也。致虛守靜以觀其復。有無交入。性命合
一之宗也。復曰常。常曰明。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是義

也大易言之詳矣。要其所歸，不出於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學，則中和是已。未發之中，正心邊事。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脩身邊事。所謂觀竅也。情歸於性，是謂還丹。所謂觀復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在於手。萬化歸於身。得一而萬事畢矣。夫老氏雖以鍊養爲宗，其微辭原於大易。未嘗詭於吾儒之教。孔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孟云善養浩然之氣。無者無聲無臭之密機。善養

者勿助勿忘之妙用。是卽吾儒之藥物火候。所謂極臻乎性命之奧者也。後之養生者。雖皆本於老氏。未免似是而非。并老氏之旨而失之。下者往往旁門曲見。狗象執有。講張變幻以求長生。而其上者以無爲爲宗。得其神氣出入之機。守之以至於忘。而後爲妙。雖非旁門幻術。要亦所謂衛生之經而已。其於老氏之髓得與否。未知何如也。自尹喜而下。凡若干人。大都制鍊魂魄。出入有無。皆彼家所謂得其術者。敘其遷化之期。多者百餘年。少者七八十年。或五六十年。

而止了緣修幻住世和光幻滅緣消超然而逝如此而已矣。雖彼家有五品仙道之說要多寓言未足據也。然則所謂長生久視之道果何所指耶。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恨其多。况久生乎。此古今一大疑事。噫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不壞之旨也哉。

釋

王龍溪曰。佛教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經常道也。其在於人。謂之恆性。乃上帝所降之衷。人人之所同有。無有乎不善者也。蘊之而爲四德。發之而爲七情。施之而爲五倫。叅贊天地。發育萬物。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盡此者。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同此則謂之同德。異此則謂之異端。一也。以其無思無爲。故謂之寂。以其不

可觀不可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
欲。故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故謂之覺。而要
其所歸。不出於無之一言。曰寂曰微曰虛曰靜曰覺。
皆其異名也。天下之有。皆生於無。無者有之基也。故
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
要。惟變所適。聖學之宗也。是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
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
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學。譬之
規矩。未嘗有方圓。而天下之方圓皆從此出。故曰規

矩方圓之至也。孟軻氏以反經爲已任。發明性善之旨。正人心息邪說。自謂有功於聖門。軻死而其傳遂泯。異端起而大義矣矣。漢之儒者。昧於自反。徒以訓詁爲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掇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爲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爲世法。不知以無爲用。羣然自信以爲聖人之學在是矣。而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可復見。是蓋泥於方圓之迹。遂以方圓爲規矩。不能適變而規矩亡矣。彼佛氏者。窺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竊取吾聖學之

精義據之以爲已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將。并其方圓而棄之。而爲吾儒者。甘心兢兢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自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彼特竊而據之爾。嘗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略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毀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瓊宮瑤宇。耗財蠹物。以爲家國之害者。韓愈氏歐陽氏原道本論。欲以虛聲嚇之。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

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
辨者矣。有謂耽悅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去
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立文
字者矣。夫佛氏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
所不惜。未嘗自私也。徧於虛靜。乃二乘見解。上乘之
禪。從塵勞煩惱中作佛事。於衆生心行中覓佛法。未
嘗厭動而有所偏也。最上乘之禪。亦以斷滅爲外道。
於念離念。卽情忘情。不卽不離。是究竟法。未嘗欲絕
而去之也。經有何過。何妨於誦。只此不立。便是文字。

之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是爲轉經要法。不能心悟。反爲法華所轉。始落言詮耳。此其大凡也。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有其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國。而不知神聖之法。固齊國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何以異此。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佛爲西方聖人。中國則泥庶。幾足以盡儒佛之辨。蓋吾儒之學。以見性爲宗。佛氏之學。亦以見性爲宗。性爲生理。吾儒以萬物各得其所爲盡性。有無相生。所謂方圓之至也。佛氏

一語
迎盡

之教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欲使萬物同歸。寂滅并其方圓之迹而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所謂泥也。其理彌近。則其辨彌微。所謂毫髮之差。存乎心悟。非言說知解可得而議其崖畧也。彼佛氏之精義。皆吾儒之所有。而佛氏之病。則吾儒之所無。使爲吾儒之學者。明於虛寂之體。以無爲用。盎然而出之。脩四德和七情。敘五倫。人人務爲聖賢。不忍安於不肖之歸。正吾之經。以興民行。萬物訢合。天地將爲官焉。此千聖經綸之實學。萬有生於一無。萬

有生於正。雖有佛氏之教。將如燭火之於日月。無所用其明矣。又何暇與吾儒爭衡而迭爲盛衰也哉。故曰佛氏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

釋道

自聖學無聲無臭之旨。不傳於世。世之爲二氏之學者。往往徇象執有。墮於一偏之見。并老與佛之旨而失之。非特儒者爲然也。無中生有。範圍三教之宗道之與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以爲聖學之旨。在是矣。而復泥於無方無體之見。措之應感。往往蕩而無歸。其與所謂沉空罔象者。亦無以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夫道雖無方所。而實有專翕之體。以爲直闢之機。所謂有無相生也。譬諸日月運行。精華所聚。實有

真明之體始能得天而久照而本無方所之可求也
知此則知聖學之宗傳而二氏毫釐之差始可得而
辨矣

名士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

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爲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竒才。但

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

以聚名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箸。明日裴自携七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爲客自携七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七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携七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奴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

金
長
久
視

工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爲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况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于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况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艸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艸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

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卽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文十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爲甚。顏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橫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峨峨泱泱。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禰正平。必不待孔北。

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已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楊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談以爲絕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談。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已。古人抱獨知之契。以俟知已。十後世。楊子雲之草

太玄蓋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調鐘磬
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
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揚子
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藁輒弃之曰吾且不欲
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
娛而何以後世爲而又何以一世爲哉且卽欲求天
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
深耻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

世且卽無一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火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耶。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亦意不可一世之

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爲事。不以文章爲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濔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蓋世之足云。

詮夢

乙丑蜡月泮漫子將以劊劊于役秣陵意忽忽有所
疑而欲筮之已端筴別龜兒綬進曰夫子爲祭祀之
齋將有事於鬼神乎抑亦問諸著蔡耶予曰然予坎
壘纏身舉趾卽成錯履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每欲放
聲滅跡巢棲茹蔽而隱比求名事更爲艱爲之柰何
今友生及子恒以予所著足傳日夜慙慙予亦見獵
而喜緣是不惜家人生又稱貸益之產已破家人不
識所謂徬徨牽衣咸曰一日之澤世所共有而子獨

栖栖皇皇跋涉於水澤腹堅之日憔悴如死灰亦何時而止乎嗟乎予何能一二爲家人言耶意所忽忽者慮以副本遺凍餒之患上及老母下及妻孥故欲裁之龜蔡紱曰傷哉貧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然紱聞之占者所以定吉凶決嫌疑明休咎也昔舜之命禹曰志先定鬼神其依元包曰至人不占者何以其定也是以君子定其目而後視定其耳而後聽定其味而後食定其氣而後吸定其心而後語定其數而後算定其身而後動定其志而後行夫子立言之

志定于紱之未生而業成於數十稔之久上下千秋
斯文賴之豈今日而猶待決於卜蓍邪太史公曰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平放遂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虞卿
窮愁著書八篇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皆聖賢發憤之所作也之數子者可謂憂患困尼之
至矣未聞之數子者以憂患困尼而遂輟止其志定
也而况貧乎且貧者天所命也人所斂也使子不著
述不以此書縣之國門天不斲乎人不斂乎不饒寒

蘇以
周切

困辱乎無所事。且數君子當其立言之時，一切種
種皆置度外，故能言之犁然。當天地之心，以俟後世
而子柰何不遂其初乎？綏未之前聞也。予無以難遂
圓繇韜莢浩然往矣。解明衣就枕，夜將半夢。一大象
產九十九象，予往觀之。大者未見，獨所產悉在河中
如京師浴象狀。一二小者人立而舞，覺而異之。私心
難之曰：九者陽數，九九者陽之盡，豈復有陽九之遭
乎？已而思之曰：象者像也。三易皆象而象爲文王所
立，以顯明六十四卦之用者也。逮孔子十翼，有大象

有小象邵子曰易之作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然終疑于亢悔不懌者久之述之於人雖有所詹繇而未諗也夫既已不卜且得夢乎哉遂發舟行日日石尤行七日猶未達潯陽大雪中發書諦其義以自解免且舒孤棹之懣叔然嘆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方今文之弊也患在不能正本澄源反文歸質若河傾海覆汎濫平陸流盪無依奚翅洪水之患亂臣賊子之時而揚朱墨翟之克塞乎予之述諸通也所以救其弊而障其瀾也歲己未曾質之耆宿耆宿以

爲可傳而玄晏之予亦倏然自命復加十年之力海
以內抱予書而痛哭者一人焉客歲流遘南都一二
先達欲災木而未果今夏復困頓歸杜門掃軌潛思
者六閱月豁然大悟因悔入海算沙用是盡翻往案
經經緯史縱子橫集起始究變砭病會通布綱陳目
設繩縣衡謝華啟秀呂陰律陽覈古印今庶幾乎可
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而後知向之蓄疑
者不少也傷哉乎太史公之言曰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劉子玄亦云撫卷漣而淚盡繼血子雲慮其覆瓿

彥和詭爲偵粥其心大可憐也悠悠塵俗有不鄙其
愚而哂其勞乎今夢若斯予何敢與執禮器隨孔子
西行者比然伏而詮之至哉道乎芒乎芴乎可得而
窺乎易稱聖人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道其大象乎
爻其小象乎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老子曰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周易起乾文也歸藏元包起坤質也質者文
之母也母主生極生儀儀生象無極之前陰含陽也

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曰
生也鈞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及五行
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合而一之一數
至十數環列爲圖河洛之惣括也平衡取之而八宮
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
也圖書所出異地所現異時所託異物五位與九宮
其象異五十五與四十五其數異然而一圓一方一
贏一縮一左旋而相生一右轉而相克相與爲用而
不可相無者則以其原同也今所夢一與九十九與

河洛之數合而古今之文字備矣伏羲因圖書卦禹
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有
契焉敘九疇箕以衍範文以繫卦公以繫爻皆各抒
獨創文周以父子而議論亦不相沿所謂作者至孔
子大小象第詮釋文王所繫蓋述而不作也劉彥和
亦取大衍之數名雕龍多所廓落而未盡予述文詩
樂詞曲五通寔法五行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傳曰
五行者陰陽之精氣造化之本源德贊三才功濟萬
物在乎天也謂之五星據平地也謂之五嶽行於人

也謂之五行若夫天無五星則辰宿錯滅地無五嶽則山澤崩竭人無五材則性命勦絕故知天以五星爲政地以五嶽爲鎮人以五材爲用三正之立五行所成也合而行之爲五德皆本於五行也然則色不以五行雖有離婁之明不能窮其文采聲不以五行雖有師曠之聰不能定其音律味不以五行雖有俞跗之術不能定其性命氣不以五行雖有老聃之道不能定其噓吸歷數不以五行雖有重黎之算不能守其敘陰陽不以五行雖有饒炎之聖不能定其吉

商言不以五行雖有仲尼之德不能定其詞理予之
述諸通也實竭其耳目心思以上繼婁曠侖跖聃黎
犧炎仲尼之意以文究六經諸史百家兩藏之用而
優優于禮以詩歌詞曲宮調遡黃鍾之源而洋洋于
樂帝王之道禮樂備矣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世無諸
通何以究理亂文質之變動天下之務默天下之機
以知誠淫邪遁之害哉伏而惟之將自怡之研而盍
之將自測之語其義則蠱而不誣觀其詞則奘然不
及其旨數千其言數百萬是必合河洛之數而後足

以窮天下古今之蹟以擬諸其形容也小象人立而舞者僕自舞象之年卽欲窮有字之奧而耻以功名自見也立于河中者此身至今垂老而猶未免於泥塗也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其氣息也五音六律七變皆由此作焉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萬形經曰易變而一一變而七七變而九九者氣之究也迺復變爲一一者形氣之始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重三三而九九爲天德兼坤數之成成而後有九乾坤相并俱生至萬一千五百二十圻復從

于貞聖人君子因而消息之卦純者帝不純者王而
禮樂文章之運因之且九在西方爲金金克木爲雕
鏤之象又象爲西產而豢於東物以所養者爲克王
制又曰南方曰象異日者當脛翼狄鞮象譯之鄉而
形氣所變殆與元會相推遷矣劉勰云百齡影徂千
載心在使予書與白虎風俗注丹子玄傳于此名雖
窮餓且死猶得執簡記侍羨里蠶室諸君子于天上
噫嘻經緯之說雖鑿鑿如此要亦未必非予之傳會
也是何異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世之嫉之者非盡

吾之性命才情而攘之則曰是向秀之注宣和之譜耳夫吾身之外旣已攘之矣而藏之吾身之內者吾又盡吐之于書固不若君平所云憎之以威籠之以詐則死不從命也是吾固無所靳而無待于攘卽攘之彼亦章甫越人耳而必欲攘之何憎主人之無已耶若不由聞見而妄自敢作在大聖已不能予惟懼聞荒見陋無所徵信勦一二評話以賣笑于大方之家故每有稱引不書其書必書其人其出於臆斷者十不得一焉子與氏曰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子

愚見之聞之而不知也擇之識之而妄也予何諱夫
竊比焉宣和故有書畫博諸譜如奕旨篆勢然博用
六子子六面數自一窮六一子含陽之三少爲圓圖
六子得乾之一筭爲方圖老少相生奇偶錯綜四五
爲陽八九爲陰變化無窮消息莫測由此究之可以
化質第患用之者詭啻竊轡益其機械以見斥于有
道予憾陳其數不知其義以覲道于瓦礫糝糠又幸
而附于竊取賢已之流蓋惴惴如負山之蟲當轍之
螳焉然奚第今日也虞訥譽張率慶虬借馬卿非耳

食于人則耳食人此楚人之食猴也若張綱守廣陵
虞詡令朝歌又食肉而食馬肝也人情夢卜等豈因
訕謗頓起寃親罪我者知我者嫉我者痛哭我者古
今如一丘之貉予聊詮此義以相唁慰書之佳惡吾
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王弼曰言者象之蹄
也象者意之筌也吾願世之筌蹄我也